



人精

卓立特行

狂狷人格

魏崇新 著

插图本

中国传统文化人格丛书 李建中 主编

東方出版社

插图本

中国传统文化人格丛书

李建中 主编

入
精

卓立特行

狂狷人格

魏崇新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来胜

装帧设计:张新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卓立特行——狂狷人格/魏崇新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060-3571-2

I. 卓… II. 魏… III. 知识分子-人格心理学-研究-中国-古代
IV. 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7783 号

卓立特行——狂狷人格

ZHUOLI TEXING KUANGJUAN RENGE

魏崇新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1

字数:171 千字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978-7-5060-3571-2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 卓立特行的异端人格 /1
 - 一、狂狷人格的特征 /2
 - 二、狂狷人格的演进 /7
- ◎ 狂者气象与狷者风神 /13
 - 一、孟子的浩然之气 /13
 - 二、庄子的逍遥之境 /18
- ◎ 狂放不羁的名士风度 /26
 - 一、人的觉醒与士风的敎诞 /26
 - 二、酒中狂态 /32
 - 三、伴狂者的悲哀 /36
- ◎ 《广陵》绝响 /46
 - 一、竹林清音 /46
 - 二、唯美人格 /52
 - 三、悲剧的诞生 /59



- ◎ 盛世狂想曲 /65
 - 一、我亦楚狂人 /66
 - 二、儒志·侠骨·仙心 /74
 - 三、大鹏之歌 /81
- ◎ 猿声悲鸣狂士歌 /86
 - 一、坎坷奇遇 /87
 - 二、颠狂时行 /93
 - 三、孤愤心态 /98
- ◎ 惊世骇俗的异端 /109
 - 一、狂狷人格 /110
 - 二、童心真性 /118
 - 三、异端之尤 /123
- ◎ 末世狂生 /132
 - 一、才子情结 /132
 - 二、痴情与梦幻 /145
- ◎ 剑气箫心 /154
 - 一、一剑一箫平生志 /155
 - 二、心史纵横自一家 /165

卓立特行的异端人格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延绵不息，孕育了无数民族精英——志士仁人、忠臣烈士、哲人骚客、巾帼红颜……风流辉映，光耀千古，令人景仰不已。

在丰富多彩、争奇斗艳的中国历史人物的长廊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狂狷之士。他们思想叛逆，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激烈地反叛传统；他们志向高远，执著于自我的理想而无情地批判现实；他们反抗平庸，常因行为偏激而惊世骇俗。

在以中庸为美谥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狂狷之士的卓立特行与激进的思想常常被目为异端，不为统治者所容，不被大众所理解。他们是孤傲者、狷介者、抗争者、孤独者、失意者……他们大多人生坎坷，命途多舛，甚至承担起常人所不能承担的人生悲剧。

在风雨如磐的暗夜中，狂狷之士是划破长空的光电；在雨过天晴的风景中，狂狷之士是天空的一道彩虹。有了他们，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就有了一股生气勃勃的活力。



一、狂狷人格的特征

追根溯源,较早提出“狂狷”概念并对之进行阐释的是孔子。《论语·子路》记述孔子的话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的意思是说,如果不能与行为合乎中行的人结交,就与狂狷之人交往。狂者是激进而勇于进取的人,狷者是狷介而有所不为的人。孔子所说的“中行”近似于“中庸”。中庸追求的是行为不偏不倚、中规中矩,思想不激进也不保守,无所不适的中正之道,是要达到一种适度和谐的理想境界。相对于中庸之道来讲,狂者的行为表现为“过”,狷者的行为则表现为“不及”,狂者偏于激进,狷者偏于退守,两者都有点走极端。但恰恰是因为执著地追求偏激或极端,凸显出狂狷者追求人格理想的真诚与坚贞,表现出他们独特的操守与鲜明的个性,使其人格境界具有一种迥别于中庸的人格魅力。中行或曰中庸是孔子崇尚的人格境界,但这是一种极其高远的人格境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般人难以达到。因此孔子说如果得不到中行之人,退而求其次,则宁愿选择狂狷之人。



孔子讲学图



孔子讲学图

孔子对狂狷采取的是宽容包并的态度,有时甚至还心向往之。《论语·先进》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四个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在孔子身边侍坐,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子路性格率直,口出大言,说自己愿意治理一个被大国包围中的千乘之国,虽然内遇饥荒,外遭强敌,仍然可以在三年之内使人民有勇力,知理义。孔子听了莞尔一笑。冉有没有子路那么自负,他说自己有能力治理一个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三年之内可以使百姓富足起来,至于修明礼乐,自己则能力不足,只有等待君子。公西华更谦虚,只愿意做一个管祭祀的小司仪。这时,曾皙在旁边鼓着瑟,似乎有点旁若无人。当孔子问到他时,他放下瑟,站起身来说,自己愿意在暮春时节,穿上春天的衣服,带着五六个成年人,跟着六七儿童,一起到沂水边洗洗浴,到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去。孔子听了,对曾皙的志向大为欣赏,说:“吾与点也!”

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人的言行中,子路和曾皙具有狂狷气象,子路的表现“为狂”,胸怀大志,轻肆直言;曾皙的表现“为狷”,不愿有所作为,而愿任性而行,潇洒自得。子路重进取,曾皙重无为。在孔子平时的言行中,表现出极强的用世进取之心,以及强烈的社会价值关怀,但此时他却投了曾皙



孔子

的赞成票,这一点颇耐人玩味。曾皙无为,注重个体的自适与人格的自由,孔子赞同曾皙,说明在他的人格境界中,在他的心理深处,有着对狂狷人格的认同甚至是向往。孔子曾经说过,如果自己的济世之道不能实现,就宁愿乘着木筏漂浮于大海,进取不成就退而自适。

对于狂狷的认识,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而有所发展。孟子认为狂者志向远大,口出狂言,但其所做的往往与所说不相吻合。他认为就狂与狷二者衡量,狂者要高出狷者。这种认识与孟子本人的人格追求有关,孟子本人追求的是进取的狂者气象,所以他更向往狂者的境界。由此可知,孔子和孟子虽被尊为儒家的圣人,但他们都是具有狂狷胸怀的人,说明在原始儒家的人格世界中,也包蕴着狂狷因素。

不过到了后世,因统治者的排斥,道德家的扭曲,道学家的抑制,孔、孟所认同的狂狷因素在儒家的思想中被逐渐消解而终至于消失,所谓的中庸人格也逐渐演化为保守、迂腐甚至伪善。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庸人格培养出的大多是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等而下之,甚至是贼德的乡愿,虚伪的道学。狂狷人格成就的则是追求自由、蔑视礼法、愤世嫉俗的狂人奇士。因此专制的统治者与维持风化的道学家也就将狂狷人格与中庸人格对立起来,将狂狷人格视为异端,对狂狷之士进行打压甚至迫害。这恐怕是孔子、孟子两位老人家所始料不及的。

在程朱理学那里,孔、孟所言的狂狷气象在某种程度上已被曲解。狂者的胸襟被所谓的“尧舜气象”所化解。曾皙的狂狷胸襟被朱熹曲解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意志,狂者的进取与行不掩言的偏激也被“胸次悠然”的适意从容消解得无影无踪。

在后世的儒学中,能够发扬狂狷气象的是陆王心学。心学认为心即是

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以个体之心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准,突出了人的主体意识,提升了自我的价值,给狂狷人格的发展打开了一条通道。陆象山曾这样说道:

仰天依南斗,翻身倚北辰。

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这是顶天立地、目中无人的狂者形象,也是陆象山的自画像。王阳明说:

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掩也罢。(《传习录下》)

王阳明力排乡愿,以狂者自任。他对二程歪曲孔子与曾点的狂狷胸次不满,说:“圣人教人不是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传习录下》)

王阳明公开倡导根据人的不同个性成就狂狷人格,这种观念已经冲破了儒家中庸人格的标准,带有异端倾向了。王阳明的弟子王畿更是大力提倡狂狷,说:“狂者志存尚友,广节而疏,旨高而韵远,不屑弥缝格套以求容于世。”(《与阳和张子问答》)王畿所提倡的狂者气象具有志豪气傲、独立不羁、破除世俗礼法束缚的特点,与孔、孟的狂者胸次有所不同,更具有个性解放的意识。

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朱熹、王阳明,他们肯定狂狷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反对乡愿。孔子痛恨乡愿,因为乡愿以假道德破坏了真道德。孟子认为乡愿“阉然媚于世”,“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朱熹说乡愿“同流合污以媚于世,故在乡人之中独以愿称。夫子以其似德而非,而反乱乎德,故以为德之贼而深恶之”(《论语集注》卷九)。他还将狂狷与乡愿做了对比:“狂狷是个有骨肋底人,乡愿是个无骨肋底人,东到西播,东边去取奉人,西边去周全人,看人眉头眼尾,周遮掩蔽,唯恐伤触了人。”(《朱子语类》卷六十一)

乡愿媚俗悦世,狂者越俗傲世;乡愿圆滑世故,曲意逢迎,心术不正,狂者则本真自然,坦坦荡荡,高标独立;乡愿带的是人格假面具,是伪君子,不能入圣人之途,狂者则任心而行,以真面目示人。两种人格存在着卑下与高尚之别,在人格上狂狷要比乡愿高尚得多。狂狷之士身上体现出真、善、美的品质,而乡愿之人身上体现的是假、恶、丑的道德。但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王



阳明,都认为狂狷并不是人格的最高境界,他们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君子,而不是狂狷,他们之所以赞同狂狷,一则出于对乡愿的厌恶,二则因为狂狷人格距成圣的境界不远,可以借此而达成圣的境界。由此而言,孔子、孟子和王阳明等所提倡的狂狷人格是一种并不违背儒学本旨的道德人格。

真正的狂狷之士并不汲汲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也无意于成圣,他们所追求的是个体价值的自我实现,是个体的独立和自由,他们的言行皆发自内心的真诚。自由精神和本真品格是狂狷人格的内核。分而论之,狂与狷有所区别,狂者富有强烈的进取心,具有直言无忌、勇猛精进的气概;狷者坚持自己的理想,不愿随波逐流,从而寻求自适。从人格的审美境界看,狂是阳刚之美,是高山峻岭,大漠长风,飞瀑山洪;狷是阴柔之美,是清风朗月,山涧鸣泉,空谷幽兰。合而观之,狂与狷具有共同的人格特征,即追求个体的自由,保持高洁的人格,傲世疾俗,反对乡愿。在很多情况下狂与狷是交互融合,难以分割的。表现于同一个人身上,有时显露为狂,有时表现为狷,用世进取露狂态,退而自适显狷性,狂与狷兼具,刚与柔并存。

狂狷人格追求个体自由,张扬自我,倡导个性独立,他们不为正统思想所囿,不为世俗礼法所束缚,肆意直言,狂放不羁,对现实秩序与传统思想常持怀疑与批判的态度,具有异端倾向。如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李贽非圣非孔,龚自珍伤时骂世等。由于他们的言行思想对统治思想与统治秩序具有破坏作用,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与封建统治者相对立的位置,很难容于统治者,常被视为异端分子而遭到迫害和压制,嵇康被杀害,李贽自杀,徐渭发狂,都是遭受现实迫害的结果。

无论是思想上的放言无忌,还是行为上的纵意而为,狂狷之士都是任心而行,毫无矫饰,他们都是性情中人,在他们的性情中跃动着一颗童心。提倡童心,反对虚伪,维护个体人格的尊严是狂狷人格的共同特点。孟子赞赏赤子之心,庄子有儿童哭着要捉月亮的天真,嵇康越名任心,刚肠疾恶,李白诗酒见真淳,李贽大力倡导童心,金圣叹批《水浒》最称赞绝假纯真怀有赤子之心的李逵,龚自珍“六九童心尚未消”。有童心才有真性情,有了真性情才能做真人,他们都是在以真反假,以自己的真性情反对假道学,反抗虚伪的社会。封建社会中道学盛行,社会上充斥着假人、假言、假事,弥漫着虚伪的空气,狂狷之士们提倡童心真性,如同在迷雾茫茫的大海上燃起一座座光芒四射的灯塔,照亮了人性健康发展的航程。

在行为方式上,狂狷之士也异于常人,他们不愿拘守世俗社会的行为规范,不喜欢循规蹈矩,不甘于平庸的生活,不愿意随俗从众,更不屑于模仿别人,他们只是任性而行追求本真的自我,以实现个体的价值。他们喜欢表现自我,一任自己的意愿行事,展露自己的个性圭角,有时甚至用放诞的举动以示对社会的反抗,对礼法的嘲弄致使礼法之士疾之若仇,道学先生恨之入骨。如刘伶裸体纵酒,阮籍放达佯狂,嵇康傲世不驯,徐渭行为颠狂,李贽狂放不羁,金圣叹标新立异等等,不一而足。他们是在以放诞的行为显示自己的特异人格,追求着自由,对于他们的放诞行为,是不能以世俗成法、正统观念去衡量的。

总而言之,狂狷人格的总体特征为:特立独行的自然性情,超世拔俗的叛逆性格,孤高率真的高尚操守,标新立异的审美情趣。相对于被封建道学家们平庸化了的庸人格而言,狂狷人格迸发出一种炫目的异端之美。

狂狷人格所追求的是真诚而非完美。狂狷之士思想的偏激,行为的乖张,给他们的人格带来一些缺陷,在他们身上也常常表现出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冲突,甚至造成人格的失衡与分裂,这些无疑限制了他们思想与个性的发展。但在独尊儒术、排斥异己的中国古代思想界,大一统的封建专制造就了大批没有思想、缺乏独立意识的奴性人格。社会中弥漫的气氛如同闻一多在《死水》一诗中所说的:“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狂狷之士那大胆的怀疑精神,强烈的批判意识,激烈的表达自我感情的方式,甚至无视礼法的怪异行为,给万马齐喑、沉闷僵死的思想界增添了几分生气,为机械僵化的历史灌注了一股活力,为丰富的中华文化史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狂狷人格的出现,是人性觉醒与个性解放的标志,也是民族文化转型、民族人格再造的前奏。在今天,重温历史,再现狂狷人格的风采神韵,了解狂狷之士的思想、心态与人格,对于我们弘扬民族文化,光大民族精神,解放思想,重塑民族性格,探索建构自由新人格的途径,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二、狂狷人格的演进

纵观中国历史,狂狷人格的出现往往是在传统文化转型的历史转折时期,伴随着狂狷人格而来的常常是思想的解放与人性的觉醒。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解放时期,周天子的一统天下趋于土



百家争鸣

崩瓦解，列国纷争，杀伐不断。社会的战乱给黎民百姓造成了灾难和痛苦，却给思想界带来了自由和解放。尤其是士阶层，摆脱了与封建王侯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士子们怀揣着理想著书立说，百家争鸣，游说诸侯，奔走于列国之间，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和个体价值。随着士阶层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士子中的一些人开始了对狂狷人格的自觉追求。

孟子、庄子和屈原是战国时期狂狷人格的代表。孟子是儒家学派中少有的狂者，狂者的自傲自负以及“行不掩”的特征在他身上有鲜明的表现，他所追求的是刚健有为、大气磅礴的狂者气象。庄子则是一个狷介自适之士，他立身高洁，向往逍遥无为的境界，所追求的是自然而自由的独立人格。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和忠臣，他的狂狷主要体现于露才扬己，对现实与君王的怨怼不平，体现于他那“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洁自恃。战国时期是狂狷人格的发端期，狂狷人格的基本特征在这一时期中已经确立，孟子身上体现的是狂者的进取，庄子身上体现的是狷者的自适，屈原身上体现的是特立独行的意志，他们的人格风范对于后世文人士大夫人格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以降，随着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封建君主集权制逐步确立，思想文化上的大统一局面也渐趋形成。尤其是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思想文化政策之后,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士子的自由思想受到禁锢,人格修养也要求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相一致,与忠、孝、节、义的道德标准相配合,狂狷人格也因此失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土壤而趋于沉寂。终秦汉两朝,我们难以找出具有真正狂狷品格的人,至于那位以狂著称的东方朔,只不过是一个隐于金马门,游戏于朝堂的朝廷弄臣而已。



屈原

汉末魏晋是由统一走向分裂的时代,军阀混战,烟尘四起,乱臣贼子并出,政权更替频繁。时代的混乱与人性的解放相伴而来,封建大一统帝国的覆灭造成了儒家思想的式微,同时老庄思想在社会上流行,促进了玄学的兴盛。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被压抑的人性开始复苏,以饮酒吃药、谈玄析理、放诞纵情为标帜的个性解放思潮在文人士大夫中间扩散开来。魏晋时期是狂狷人格的发展时期,涌现出大批狂狷之士,祢衡、刘伶、阮籍、嵇康、陶渊明等人堪称代表,狂狷人格的内涵也比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发展。

魏晋时期,社会的动荡加上统治者对文人名士的大肆屠戮,使文人士子们的生命忧患意识日益加重,他们由忧国忧民转而忧己忧生,狂者进取的豪杰气象被纵情放达的个体享乐所代替,庄子的自由思想、保命哲学成为医治人们心灵创伤的良药。名士们纵酒佯狂,毁坏礼法,批判名教,努力追求个体的自由与享乐。狂与狷已不再是被分割了的人格两极,而是逐渐融合,在魏晋名士们身上已很难分清哪是狂哪是狷,什么是进取有为,什么是退避无为,有为即无为,无为含有为,狂与狷合为一体。在痛苦的磨难中,名士们标榜独立不羁的个体精神,在与封建政权的对抗中,在道与势的较量中,狂狷人格的内涵也有了新的拓展,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而这种人格境界的达成是用嵇康、何晏那样名士的鲜血与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唐代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尤其是盛唐时期,国力强盛,文化开放,思想自由,文人士子们大多向往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参与社会生活。科举制度的推行更激发了下层文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以获取功名的雄心壮志,进取精神遂成为狂狷人格的显著特征。李白是唐代狂狷人格的



代表，他性格豪迈，才华盖代，胸怀大济苍生的宏愿，试图越过科举的阶梯而致身卿相，辅君泽民，狂者的进取志向与自负的心态，浪漫的气质，独立不羁的精神相交织，形成了他豪迈飘逸的人格形象。他融儒、释、道三家于一炉，集儒、侠、仙三种品格于一身，将狂狷人格提升到一种潇洒无碍的境界。李白的人格风貌是盛唐文化精神的体现。

宋代是中国历史开始走下坡路的时代，国力不振，英雄气短，同时文化空前发达成熟。唐代文人身上体现出的昂扬奋发、积极进取的雄豪之气渐趋衰微，狂狷气象也由刚健狂放转变为放达风流。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可以视为宋代文人狂狷品格的象征。如柳永的狂狷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式的风流自娱。晏几道性有特操，不随流俗，为人疏狂痴情，他把自己的一腔痴情全部挥洒在那些被人瞧不起的歌儿舞女身上。苏轼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雄豪之气，也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旷达自适。自古以来困扰文人士大夫的进与退、仕与隐的人生矛盾，到了苏轼这里得到了近乎完美的解决。他精进而努力、旷达而超然，将儒家的进取、庄子的放达、禅宗的适意融为一炉，把仕与隐、出世与入世有机统一于一身，成为封建社会后期文人士大夫理想人格的代表。辛弃疾有“醉里挑灯看剑”以英雄自许的豪壮，有“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愤慨，也有“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的疏狂，他的狂狷之性多是因抗金爱国的热情激发而出。书法家米芾性格脱俗，“伟岸不羁，口无俗语，欣然束带一古君子”。在当时有“衣裳唐制度，人物晋风流”的美誉。

元代是少数民族统治汉族人的时代，民族压迫与歧视造成汉族文人社会地位的跌落，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大批汉族文人的进仕之途受阻，导致了他们心理失衡，怨愤不平。不平则鸣，有怨则吐，狂者的进取变为对社会的批判，对命运的抗争，狷者的孤傲变为对青楼的留恋，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浪子风流，斗士精神，隐逸情调交汇为元代文人狂狷人格的主旋律。关汉卿身兼浪子与斗士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无情地批判现实的黑暗，一方面也攀花折柳，放诞风流。他性格刚直，不肯向社会屈服，称得上是一粒炒不爆、捶不扁、响当当的铜豌豆。关汉卿的人格以狂为主，马致远的人格则以狷为主，他对社会不满，极力诅咒丑恶的现实，为了不同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他洁身自好，归隐田园，去寻求自己的自由生活。与宋代文人相比，元代文人的狂狷人格中增添了几分怨愤抗争，多了几分桀骜不驯，也陡添了几分惆怅无奈。

晚明是继魏晋之后又一个个性解放的时代,封建政治的腐败导致了思想控制的放松,王阳明心学的盛行使程朱理学受到冲击,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市民意识增强,狂禅之风的盛行使文人更加放达不拘,个性的解放使社会上出现纵欲享乐的浪潮。诸种因素交互作用,形成了晚明社会中个性解放的狂飚,大批具有市民意识的狂狷之士出现。开晚明文人狂狷之风的是明中期吴中的一批市井文人,以唐寅、祝允明、张灵、王宠、桑悦为代表,他们放达不拘礼法,以才子自称,蔑视流俗,以狂者自许。他们玩世又傲世,清高又风流,文雅又世俗。唐寅曾宣称:“此生甘分老吴阊,宠辱皆无剩有狂。”他们同声相求,同气相投,相互标榜,以狂诞之行闻名于世。到了嘉靖、万历年间,狂狷之风愈刮愈盛,狂士辈出,如徐渭之狂颠,李贽之狂肆,王艮之狂怪,袁宏道之狂放,钟惺之狂癖等等。晚明是一个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新兴的市民意识对当时文人的思想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唐寅、李贽、王艮等人都出身于市民商人家庭,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市民思想的代言人。他们没有魏晋名士身上的贵族气,也不像魏晋名士那样玄远幽深,他们公开宣扬好货好色的主张,鼓吹个性自由。他们独抒性灵,率性而为,坦然地敞露自己的情怀。他们在世俗中超越世俗,用感性的激情批判以“天理”为代表的封建理性,从这一角度说,晚明文人的狂狷品格更具有近代气息。

晚明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与个性解放思潮因明朝的灭亡及清兵的人关而中断,但晚明精神却并没有因此在社会上完全消歇,它如同一股地下潜流在清代文人的思想中涌动着,在明末清初的一些文人身上我们仍可以看到晚明人文精神的回响,晚明的狂狷人格在某些清初文人的身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复现。由明入清的金圣叹聪明绝顶,博学多才,自负不凡,他率性任情,尤喜标新立异,他玩世越礼,无意于反抗社会而遭社会遗弃,不甘为异端而被目为异端,结果惨遭杀害,身首异处。在金圣叹的身上可以看到晚明狂狷精神的流风余韵。廖燕生性简傲,落拓不羁,他不屑于仕进,不满于儒家的正统学说,尤其鄙视程朱理学,放言无忌,独创新说,以狂达自任。“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郑板桥“日放言高谈,臧否人物,无所忌讳,坐是得狂名”。八大山人朱耷胸次郁结,忽狂忽暗,世目以狂。在他们的狂狷人格中承继着晚明个性解放的精神,只不过由于清初思想统治的严酷与政治的高压,使得他们的人格遭受严重压抑,内心深处常常流露郁闷和痛苦,故而体现在他们身上的狂狷之气不是外射的狂放进取,而是内敛的孤傲狷逸。



把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精神与个性解放思潮推向近代,把狂狷人格提升到新层次的是晚清的龚自珍。龚自珍生活于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封建末世,他深谙社会痼疾,心忧天下安危,以一介书生批判社会弊政,规划改革宏图,虽连遭打击,而进取之志不衰。他高扬自我的力量,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束缚,把狂者进取的精神铸为郁勃遒劲的剑气,把狷者不为的品格化为幽咽哀婉的箫心。他兼得剑箫之美,秉箫心,吐剑气,狂怨不群,进取不止,继往开来,开一代风气,以其新颖的思想和独特的个性树立了一种新的人格风范,成为中国文人走向近代的先驱。

在封建社会中,狂狷人格并不是主流人格,它以异端人格的面目出现,为人格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

是,狂狷人格常常产生于封建大一统政权瓦解、封建正统思想衰微的文化转型时期,这种文化转型时期也是思想相对自由、个性比较解放的时代,如春秋战国时期、魏晋时期、晚明时期、晚清时期等,在这几个文化转型时期产生了大批狂狷之士,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人性解放的几次高潮。政治的黑暗反而促进了思想的活跃,个性的解放催生了狂狷精神,同时,狂狷之士的出现也推动了个性解放思潮的深入开展,二者相辅相成,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变革与发展。



郑板桥墨竹